

傍晚,年轻时的战友冯,从河南发来一个视频,配文:“小蔡”,七十八岁的她用当年的称谓亲切地呼唤着七十五岁的我,“看看这个视频,你还记得广东的十万大山,盘绕在山间那条险峻的挂壁公路吗?还记得我们经常乘坐军车大卡车昼夜颠簸的岁月吗?我们的青春在那条泥泞的山路上留下多少印记;还有那个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惊心动魄的夜晚……”我坐在柔软舒适的沙发上,轻啜了一口女儿为我沏的花茶,那幽幽的茉莉花香包裹着我,戴上老花眼镜,细细端详眼前的视频,这是一段介绍中国挂壁公路发展的影像,挂壁公路是在峭壁上开凿而出的奇险公路,它紧贴崖壁,狭窄而崎岖。视频展示了它是如何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毫无屏障的土路一步步发展到今天漂亮安全的盘山公路的。我的目光停驻在影片的开头:载满乘客的简陋巴士,摇摇摆摆地行驶在尘土飞扬的挂壁公路上,路面土沙松弛,山石突兀,巴士紧贴崖壁忽上忽下一路疾驰,外侧的车轮擦着路崖,挣扎在那条狭窄得令人心惊肉跳的土路上,容不得迟疑,更加没有退路,终点遥遥相望,好似在天边。这遥远而熟悉的阿修罗之路带着我的思绪,回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前,我19岁那年,1964年10月中旬的一天……

那是我们造核战士最幸福的日子,10月16日,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发射成功。我们的造核机关坐落在广东十万大山中,在下午的庆功大会上,一群造核战士欣喜若狂,相拥而泣。晚饭后,我们的情绪依旧激动兴奋,食堂里到处欢声笑语。忽然,广播里传出了紧急通知:“各位机关干部请注意,现在跑步到公路旁的大卡车前集合,火速前往,抢救前方公路塌方,汽车坠崖的兄弟部队战友……”通知就是命令,我们立刻整装出发,箭步跑向公路边,爬上了大卡车。保卫科肖科长一行人已先上了车,担架和绳具等救人工具也摆满了半辆车子,汽车飞速驶向出事地点。车上,肖科长简短地说明了情况,布置了任务:“一辆载满着桢木的带篷军用卡车,因为路面塌方翻滚坠崖,上面十五名年轻的押运战士生死未卜。”卡车开到了离机关并不遥远的出事地点,向前望去,公路明显塌方,已分辨不出曾经的小路;向下望去,一辆带篷布的军用大卡车横斜在山崖下,惨不忍睹。时间就是生命,肖科长高声向大家下达命令:“同志们快行动,男同志两人一组,一人在山上拽住绳子,一人下山找人,女同志守在担架旁,待伤员救起迅速送往公路前方不远的七四一医院!”肖科长已经示范性地将绳子捆在了自己的腰间,另一端交给了同事,迅速消失在山坡上。紧跟着,一对对结实的男同志都下山了,我们几个女同志,两人一副担架紧张

### 启明星

蔡德

刚起床,他就听到两条短信提示音,打开,内容都一样:尊敬的某某某,祝您生日快乐!一条是银行发来的,另一条是电信公司发来的。这才想起今天的确是自己的生日。自老伴走后这两年,他日子过得稀里糊涂,常常忘记自己的生日。虽然是商业化的生日祝贺,他的心里也起了一丝暖意,将两条短信看了好一会儿。突然间他心里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今天毕竟是他虚岁七十大寿,他很想已在别国安家的儿子,今天能与他通通视频聊聊天,哪怕是发一条微信祝福也好。他开始了等待,吃过早饭等到吃过午饭,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后,都没有传来彼岸的声音。这个独生子一向是他和老伴的骄傲,从小读好书,后来又在国外读了博士,谁知道读完书后儿子竟在那边娶了洋妞安了家。当时他是有些生气的。但老伴劝他,只要咱儿子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咱们当长辈的就不要干涉。后来他也想通了,他和老伴这辈子的期盼和付出,不都是为了儿子幸福吗?虽然儿子不

们徘徊在医院门口的山坡上,心急如焚。夜幕越来越黑,秋天的山里,冷风萧萧,阴气逼人。这时一位大夫匆匆跑了过来:“同志们,战士危在旦夕,需要输血抢救,已经来不及化验血型了,凡是确定自己是O型血型的同志,请跟我来排队输血。”十多名男同志跟随他跑了进去,六个女同志只有我一人是O型血,我自然不会示弱,挤在了输血队伍的前列……夜已深沉,月亮挂在天边,俯视着这清冷的人间。我们一直焦急地守候在医院大门前,我把战友为我披的单衣使劲裹了裹,在心里默默向上天祈求:保佑这些远离亲人的造核战士,能够活下来!一个小时以后,部队的一位首长缓缓走出院门口,操着一口山东话哽咽着报告了噩耗:“谢谢大家,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我沉痛地告诉大家,十五名年轻战士无一生还,全部牺牲……”死一般寂静的山林,像是在为战士们哀痛,阵阵冷风撕碎了我们的心,大家在默默哭泣着,终于,六个女孩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抱头痛哭。撕心裂肺的哭声划破了夜空,在山坡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年轻的精魂……回机关的公路上,天已蒙蒙发亮,星星依旧挂

在天边,为我们照亮回去的道路。我哭得有些头晕,慢步跟随在同志们的身后,突然,眼前划过一束耀眼的光亮,我抬头仰望,一群明亮的启明星,结伴搭伙朝着东南方飞奔而去。我指着天空大声地喊叫:“快看呵,十五颗闪亮的启明星,十五位同岁的战友,他们正朝着东南方向奔去!”战友们的目光立刻转向天空:“永别了,亲爱的战友!”我们追逐着飞奔而去,送别去往天堂的战友……此刻,我的泪水再次决堤,顺着不再年轻的脸颊流淌。远行的战友们,你们的离去直到今天依然令我痛彻心扉,我多想亲手为你们献上一束蓝色的满天星,多想和你们作一个正式的道别,多想为你们唱起那支歌:“呵,亲爱的战友,我再不能看到你雄伟的身影,听不见你弹琴歌唱……”擦干眼泪慢慢站起身,抬眼看到我那十二岁的外孙,正坐在书桌前写作业,那张年轻美好的脸上眉头紧锁,他一定又碰上了难题,这该是他最苦恼的事情吧!我笑了笑,慢慢走到阳台上,今晚月光格外清亮温柔,星光闪烁,我轻轻唱起了那首老歌:“你这美丽的星星,你这纯洁的星星……”望着夜空里眼瞳似的闪烁着的那几颗最亮的星子,我的眼睛又湿润了。



## 一个人的生日晚餐

徐慧芬

在身边,但也给他们夫妇脸上带来了光彩。熟悉的,都知道他们有个优秀的儿子。但是此刻他的心里有些气恼,想起民间有句俗语:儿子是眉毛,女儿是棉袄。眉毛是长在脸上撑门面,用场不大,而棉袄是实实在在送暖的,这话可真没错。熟人间,和他年龄差不多凡有女儿的,大多对娘家父母贴心。突然他想到了彼岸的孙子,孙子和他的生日只隔了两天,后天就是孙子五岁生日了。于是他忍不住和儿子通起了视频,视频中儿子问他最近还好吗?他不回答,顿了顿问孙子在吗?儿子连忙把孙子叫过来让他喊爷爷,五岁的混血儿孙子,叫爷爷的声音透着外国腔,他顿时眉开眼笑了,对着孙子问,后天就是你五岁生日了,你知道吗?孙子听不懂爷爷的中文,儿子忙接过话题告诉爹,此地虽然疫情严重,但他们还是准备在家里给孩子过一个像像样样的生日,礼物

早买好了,生日蛋糕他们夫妻俩准备自己做……他提孙子的生日原是想让儿子联想到他老爹今天的生日,但儿子喜乐的言语里,丝毫没有想起他老头的生日。对话结束前,儿子关照了他一句:老爸,你觉得孤单,还是找个老伴吧!听到此话,他心底的苦味一下子泛出,猛然间粗声粗气回了一句:我不要你管!随后就按了结束键。他倚在沙发上思前想后:哼,平常也都是我主动与你们联系问长问短,现在让我找个老伴,你好和我彻底脱钩是吗?到底是意难平,他决定今天给自己过生日了。于是他出了门,买回一袋切面,还有几样下酒菜。想起老妻生前关照他要戒酒少吃肉,因为他血脂高。今天他可不管了,买了一大块酱汁肉、一瓶高粱酒。晚餐桌上,菜肴铺开,面条上碗,他给自己斟了满满一盅酒。想起老伴阿珍在世时,无论他的阳历生日还是阴历生日,都要像模像样操持一顿。他回转身,又取来一套碗筷,放在座位对面,然后颤巍巍举起酒杯,碰了碰对面的碗盏,叫了一声:阿珍,你一走苦了我呀!说完,两行老泪溢出。



秋思落谁家 (中国画) 方李

## 思念鲁风

鲁守华

去年8月,我收到一封从法华镇路寄来的信件,拆开一看,是鲁风先生的一本新书《金斧头》。读到书后“编辑的话”:《金斧头》终于要出版了,可是曾经编著这个故事的鲁风先生,却不能看见它了……

虽然,我们都知晓鲁风时年百岁,但在我的印象里,他的身体还算硬朗,再活上几年那是不成问题的。可是,书上明明白白地告知了读者这个不幸的消息。为了表达我的哀思,我打手机给鲁风的儿子郝敬照老师,得知鲁风是在2017年8月23日住进中福会养老院,2019年4月4日早上6点30分安然去世的。郝敬照说:“我爸爸生前拟了一份送书人的名单,嘱咐我帮他邮寄,我把书寄给您留作纪念,了却他的心愿。”

我与鲁风相识,是在十多年前参加上海民协歌谣专委会每月的沙龙活动;而与他成为朋友,是在2012年上海民协元宵联欢会上。那天,我俩并肩而坐,我为他拍了一张照片,还与他会了一张合影。会后,我托人转交照片给他,鲁风收到后,于2013年10月21日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转眼已一年多了,人又老了一些,耳朵均失灵了……读您的《童年拾趣》,是一本很有趣的诗文集,老树在想小鸟,我就有感。”我从鲁风的话语中,品出了他对自己步入暮年的一丝伤感和对童年生活的向往。

2016年3月26日,我去法华镇路拜访鲁风。他正坐在写字台前拿着放大镜看信,一旁放着他刚用毛笔书写唐诗的新报纸。鲁风耳聋,我站在他的身后,他并没有发觉。我拿出我写的一篇《甜甜的人》文章,放在他的桌前,没想到鲁风居然拿起放大镜认真地看了起来,当看到我的名字时,他突然转过身来惊讶地说:“啊呀,你怎么来了?”他急忙站起来和我热情地握手,开心得像个孩子。这天,鲁风显得特别愉快,他跟我谈

起童年时在老家的趣事,送给我一本新诗集《小讨厌》,还找出以前出版的《老鼠嫁女》小册子给我看。他说:“这本《老鼠嫁女》现在存世不多了,将来有可能的话重新出版一下,小朋友一定喜欢。”鲁风提起辛笛、鲁兵等好友,说:“过去,我那几位老朋友常在一起吟诗作文,时间晚了就喝上几口酒,心情可舒畅了,如今他们一个个走了,我感到很寂寞。”作为晚辈,我十分理解鲁风思念友人的心情,尽量把话题扯开,称赞他的诗歌《种甜的人》。平时,鲁风把自己比作是种甜的“蔗农”,经我这么一说,他笑了。转眼间鲁风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鲁风,你这老头,你临走的时候,还不忘托你的孩子,把你的《金斧头》送到我的手上,叫我如何不想你!

伊梨河源自西天山的北麓,蜿蜒西流,向西注入哈萨克斯坦的巴尔喀什湖。伊梨河上游支流两岸,被天山山脉夹持,河水清澈见底,山前松涛阵阵,河谷盆地绿草茵茵,被誉为塞上江南。伊梨河是中亚最著名的河流,它像是铺在雄奇天山北坡,辽阔山麓草原上的一条绿色的飘带,这飘带斑斓多姿,它将东西南北的文化联系起来,是中国考古版图上,位于西北边陲最具异彩的组成部分。伊梨河上游支流之一的巩乃斯河,缓缓流淌在宽阔、平坦的草原,当地居民说它像美丽温顺的少妇。2017年,在尼勒克县阿布热勒山南、巩乃斯河北岸的山前地带发掘了三座墓葬,其中一座竖穴墓中出土一件陶罐。这是一件夹砂的灰陶罐,尖圆底,外形略似橄榄,器表满布压印刻划纹样。经碳十四测定,墓葬的年代在公元前3000-2700年,距今已经有5500年以上的历史了。熟悉中亚考古的考古学家一眼便知,这件陶器是阿凡纳谢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阿凡纳谢沃文化这一概念,对于研究中亚草原远古历史与考古的学者们无人不晓。阿凡纳谢沃文化最早发现

于南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年代在公元前3000到公元前2500年间。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是亚洲地区最早掌握冶金技术、最早种植小麦和驯养牛羊的族群。新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深处的罗布泊小河墓地、哈密市天山路墓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正是这个时

期,或者还要略晚一些的时候,有一支从中亚草原北来的人群,到达天山地区,与当地居民杂居通婚,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研究证明,就青铜冶铸业而言,新疆东天山地区,曾一度在整个东亚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包括金属工业、麦类农作物种植、牛羊的驯养,以及相关的文化因素,继而向东方传播,经河西走廊、黄河上源作用于中原地区,对中原早期文明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北上南来的这支人群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什么途径,千里迢

## 题布面油画牡丹图

秦史轶

江左呈芳景,峻楼翠雾寒。木牛勐展足,奇石费雕刊。玳瑁装霞壁,香瓎列锦盘。闲来描雁燕,兴尽拍栏杆。世事毋嗟叹,人间有乐欢。波光关塞险,夕照路途宽。素雪明遐志,红花属牡丹。呢喃非旧调,银烛焰中看。



## 小陶罐 大学问

刘学堂

期,或者还要略晚一些的时候,有一支从中亚草原北来的人群,到达天山地区,与当地居民杂居通婚,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研究证明,就青铜冶铸业而言,新疆东天山地区,曾一度在整个东亚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包括金属工业、麦类农作物种植、牛羊的驯养,以及相关的文化因素,继而向东方传播,经河西走廊、黄河上源作用于中原地区,对中原早期文明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北上南来的这支人群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什么途径,千里迢

迢,南下天山地区?这一直是中外学术界关注和争论不休的学术问题。阿尔泰山南麓新的考古发现表明,至少在公元前三千纪初,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的一支就已经抵达到了阿尔泰山南麓,他们在这里生息繁衍。伊梨河谷巩乃斯河畔的这一发现,让我们看到了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在离开额尔齐斯河中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那里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之后,他们成群结伴、前后相望地向阿尔泰山脉走来,很快他们中一支人群就翻越了阿尔泰山脉,出现在伊梨河上游,在这里他们寻找到了更美丽富饶的生存空间。再然后,阿凡纳谢沃人群中先头部队,出现在天山山脉深处、塔里木盆地腹心。从而,拉开了天山地区文明发展的序幕。别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陶罐,考古学追其源流,它对新疆史前考古,对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重要意义不能低估。

### 十日谈

西域考古笔记 责编:徐婉青

明起刊登一组 “做友”有礼,责任编辑:杨晓晖。